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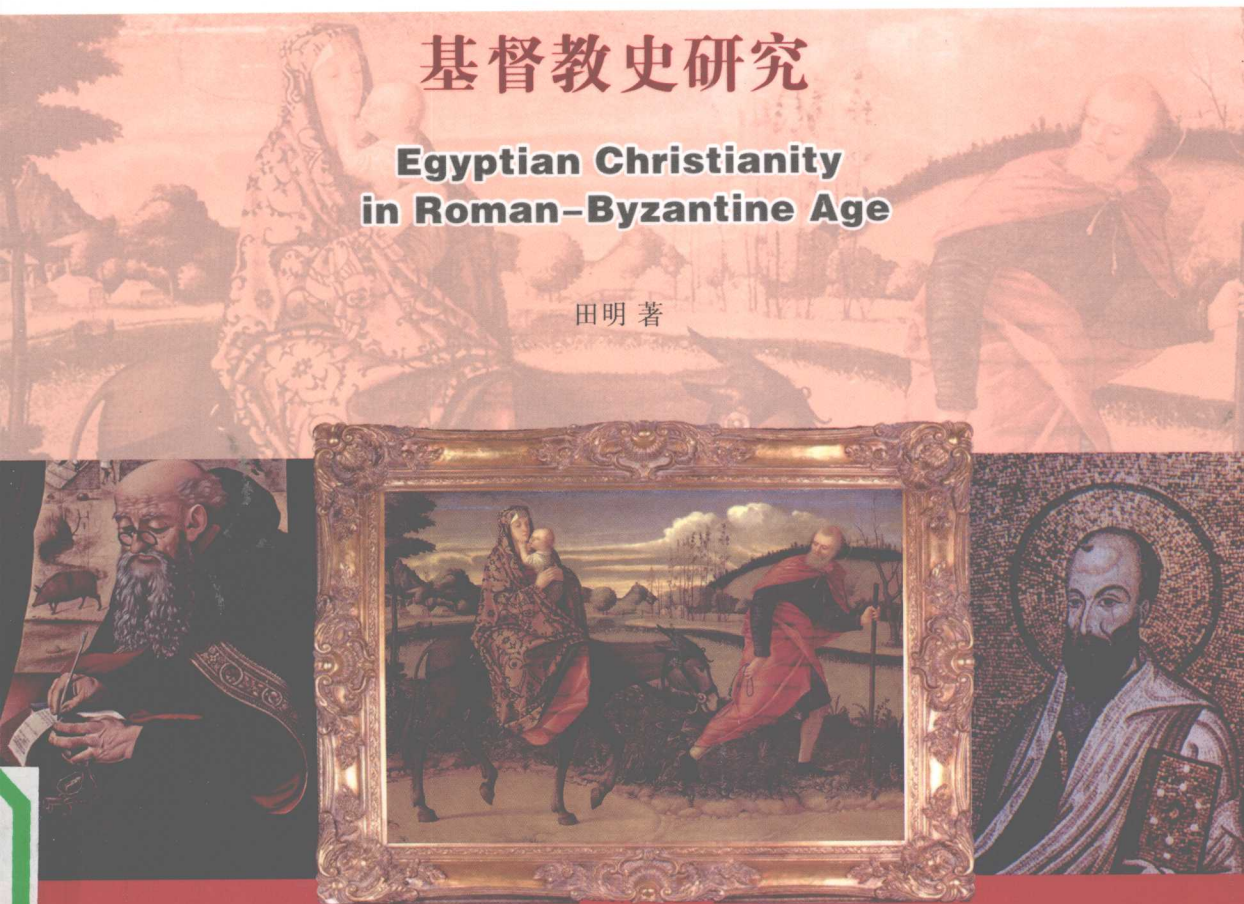
世界大历史
UNIVERSAL HISTORY

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

基督教史研究

Egyptian Christianity in Roman-Byzantine Age

田明 著



尼罗河畔的斯芬克斯和法老的金字塔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变化和发展：

毕竟当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抵达亚历山大时，

它们已在那里耸立了近3000年。

古老的国度将怎样与新兴的基督教结合，

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

基督教史研究

田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 / 田明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201 - 06148 - 1

I. 罗… II. 田… III. 基督教史—研究—埃及—7 世纪
IV. B97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06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字数: 250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序

序

我为田明的这本书作序,是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也清楚他在学问上的优点和不足。记得多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前辈学者刘文鹏先生向我谈起田明,言语之间多有褒奖。后来,田明为考取博士生入学资格专程来南开大学访问,交谈之中,感到刘先生所言果然不虚。田明为人谦和实在,治学亦如其性格,研究工作十分扎实,尤其是他有在比利时著名学府鲁汶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学历,和长期任教于我国高校的经历,使我从他入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初便对他充满信心和期待。多年的苦读加之其专心认真,田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我们眼前这部沉甸甸的著作就是他提交的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

他选择的这个题目难度较大。一是因为我国几乎没有人治拜占廷时代埃及的学问,因此他难有对话者,相关的成果更是难以寻觅;二是有关早期基督教历史的专题研究在我国也很少有人涉足,因此可供他参考的资料很少;三是本书涉及的领域既非纯粹的史学,又非宗教学,需要研究者具有良好的理论把握能力;四是研究这个课题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语言要求,因为相关的材料涉及多种古代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语言。田明没有为困难所阻止,大胆地在这一课题上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如果说田明的研究对学术有什么贡献的话,我想主要是他从基督教史的角度,初步说明了早期基督教时代埃及的情况,特别是处于古代埃及和伊斯兰教化埃及之间的埃及对人类文化作出的贡献。今天,埃及以外的人们在谈论埃及的文化贡献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埃及,法老、金字塔、神殿、尼罗河及其神话传说等等。而现代埃及人则不仅以古埃及历史与文化为自豪,而且对公元7世纪以后埃及在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骄傲,那里曾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也是当今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典型。很少有人了解埃及在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情况,很少有人对埃及在早期基督教历史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系统的考察。田明的这本书多少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读本。

正如我提到的,写作本书难度很大,有些难点还需要作者进一步去克服,例如在英文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语言的相关材料需要解读,还有不断发现的新的考古证据需要考证,还有不少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需要借鉴利用。学无止境,学问越做越深,希望田明能在治学之路上大步前进,为我国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陈志强

2009年1月于南开园

目 录

目 录

绪言	1
----	---

第一章 罗马一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	31
---------------------	----

第二章 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与早期神学体系的创立	57
-------------------------	----

第三章 基督教修道制度的滥觞	104
----------------	-----

第四章 极盛而衰的埃及教会——从尼西亚到察尔西顿	136
--------------------------	-----

第五章 埃及科普特教会的发展及其文化遗产	172
----------------------	-----

结 语	206
-----	-----

参考文献	223
------	-----

后 记	238
-----	-----

绪 言

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642年),埃及文化领域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的传入。尼罗河畔的斯芬克斯和法老的金字塔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变化和发展:毕竟当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抵达亚历山大时,它们已在那里耸立了近3000年。古老的国度与新兴的基督教结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

写作的动机和意义

本节将就全书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问题的提出、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全书结构安排等进行简单综述,并对著作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作一初步分析。

一、选题原因及目的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基督教历史。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因为每当人们谈起古代埃及,更多想到的是金字塔、神庙、方尖碑和象形文字等法老时代的传统文化,而埃及基督教问题及其对基督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古代法老埃

及文化对基督教的形成就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罗马—拜占廷统治时期,埃及更成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诞生地、修道制度的摇篮、教义之争的策源地。基督教早期几次大公会议的召开都与埃及有一定的关系,最终埃及教会在“一性论”思想指引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外,独特的科普特语言、文学和艺术,也是古埃及基督教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与发展主要发生在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具体而言,是指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642年这段历史。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军攻占埃及,正式开始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而基督教也在其产生后不久大约于公元1世纪中叶传入埃及。随着帝国统治中心的东移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埃及就势转入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尽管罗马和拜占廷在埃及的统治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分界线。公元642年阿拉伯人攻占亚历山大,取代拜占廷帝国成为埃及新的统治者,埃及开始进入伊斯兰时代。尽管此后埃及的基督教仍然延续并发展,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罗马—拜占廷统治下的埃及文化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特征,至少同时拥有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传统的法老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后来基督教黏接和融合了前两者,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说,作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及兼有谷物供给源地和文化苗床的作用。她不仅负责给整个帝国提供物质食粮,也为帝国培育了各种精神文化的种苗。就整个罗马—拜占廷帝国而言,埃及是王冠上的一颗明珠,而且是一颗非比寻常的明珠。^①

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也似乎成了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化夹缝中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至今没有专门性的研究文章发表,仅在少数著作中有部分章节涉及了其中一些内容。在罗马史和拜占廷史研究中,埃及常常被视为边缘地区而忽略,埃及学的研究几乎都针对法老时代的历史。国内基督教史研究尽管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绝大多数局限于与我国相关的基

^① Hardy, E. R., "The Egyptian Policy of Justinian",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2 (1968). p. 23.

基督教研究,极少数著作中部分涉及埃及基督教的内容,但也多是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希腊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几乎没有考虑埃及本身的因素。

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对这一时期埃及历史和基督教问题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有一部全面反映罗马一拜占廷埃及历史的专著问世,而且一个严重不足就是多重文化社会中埃及因素的作用经常被低估,基督教研究中埃及也被排除在外或一带而过。

本书力图在洞悉罗马一拜占廷时代埃及的历史背景前提下,通过对基督教这一特定历史文化现象发展过程的考察,揭示当时埃及诸种文化的冲突、交流和融合对基督教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的完成,将弥补国内罗马一拜占廷史、埃及史和基督教史研究中对于这一领域探讨的严重不足;纠正西方学者研究中,低估多重文化社会中埃及因素的作用这一错误倾向,还原历史真相。在全面考察埃及基督教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出埃及基督教的一些特点,从而正确评价埃及及其教会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及内容

本书拟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埃及的基督教作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还结合了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的方法。所谓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不单单指借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还包括利用一些纯粹的考古学理论,如类型学的描述来研究埃及基督教的艺术形式等。本书除了利用宗教学研究成果外,也采用了宗教学的方法来探讨埃及基督教问题。正如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所言:“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①只有将理性和宽容的原则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埃及基督教的研究方向。

为此,本书将结合历史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的相关成果,从文化的层面上探讨罗马一拜占廷时期埃及基督教发展的原因及特点。作者把埃及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力求全面、客观地评价埃及及其教会在这时期基督教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基督教发展为线索,期冀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作者无意把本书写作成一部古代埃

^①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及基督教全史,因而只是选择了一些必要的专题来论述,故难免有疏漏之嫌,敬请谅解。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本书对罗马—拜占廷帝国在埃及的统治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埃及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在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所以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但限于篇幅原因,本章只是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对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进行了论述,重点阐述了帝国对埃及的统治政策,即政治的高压统治和经济上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但帝国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基督教问题并没有在这里提及,而是留到后面部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埃及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了埃及基督教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本书的第二章中论述了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与早期神学体系的创立,主要分析了公元1—3世纪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与发展。首先通过对比埃及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相似之处,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应该受到了埃及文化的一定影响。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应该属于一种文化的反哺现象,这也成为基督教得以在埃及顺利传播的条件。接下来对“神圣家庭”在埃及的传说以及圣马可的传统作了评述。本章还就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及其代表人物克莱门特和奥立金的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指出亚历山大教理学校代表了当时基督教研究的最高水平,最早的基督教神学体系正是诞生于此。

接下来,本书还认为埃及是基督教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并在修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修道制度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埃及教会对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后来的基督教修道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埃及。本章首先论述了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兴起的一般和特殊原因,接下来考察了修道制度在埃及发展主要经历的两个阶段,先是以安东尼为代表的原始修道制度模式,即单独隐修;而后又经帕克米乌斯等人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集体修道院。最后还对早期修道制度作了一个简单评价。

本书第四章叙述了盛极而衰的埃及教会——从尼西亚到察尔西顿。

自313年“君士坦丁敕令”颁布以来,大量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土著埃及人开始皈依基督教,使得埃及教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亚历山大主教区,逐渐成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埃及的代言人,并一度担任整个东方教会的领导者。遗憾的是,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点的埃及教会经常性地陷入教义争端的旋涡之中。在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和希利尔等人的推动下,阿里乌斯和聂斯脱利等异端遭到了公开的谴责,最后连埃及教会自身也被贴上了“异端”的标签。从尼西亚到察尔西顿早期基督教的前四次大公会议(从325—451年间),更是见证了埃及基督教会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第五章叙述了埃及科普特教会的发展及其文化遗产。察尔西顿会议之后,埃及基督教会逐渐脱离了大公教会的范畴和帝国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被贴上“一性论”的标记,并冠以“科普特”的名号,实则不过是埃及教会按照自己方式发展的代名词。独立的科普特教会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征服之后,直至今今天依然存在。独特的科普特语言、文学和艺术,也是埃及基督教留给现代世界的重要遗产,同时也成为后来人们了解埃及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作者以结语的形式对全书作了总结。根据以上研究,作者认为,罗马—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埃及,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学术角落。埃及基督教在独特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又广泛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一些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传播性与原发性共存,独立性(或民族性)与依附性同在,虔诚信仰与多种异教文化并重,以及区域性教权至上等。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一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较而言,埃及历史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是这样的直接和明显。

三、著作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罗马—拜占廷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教发展脉络,弥补了国内外罗马—拜占廷史、埃及史和基督教史领域对该问题整体研究的不足。作者认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资料的有价值整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其次,本书首次明确肯定了埃及及其教会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上的地

位和作用。作者主张,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一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埃及是基督教早期神学体系的诞生之地,还是基督教修道制度的滥觞之所。旨在明确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纷争中,埃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科普特文化成就也是古埃及基督教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或许可以这样说,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是基督教文化的渊源、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园地之一。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埃及基督教的忽略,某种程度上或许更能揭示出历史事实真相。

最后,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埃及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罗马—拜占廷时代埃及及其基督教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文中刻意强调了埃及在基督教神学体系创立中所起的作用,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背景中的埃及民族主义因素,埃及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于埃及基督教徒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教义之争。此外,作者还第一次总结了埃及基督教发展的特点,即传播性与原发性共存、独立性(或民族性)与依附性同在、虔诚信仰与多种异教文化并重,以及区域性教权至上等。

当然,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就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而言,当时使用的至少有四种语言,即世俗体埃及语、希腊语、拉丁语和科普特语,其中世俗体埃及语和科普特语还属于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死语言”。由于受语言限制,大多数当时的材料只能采用英文翻译的著作,这成为本书稿的一个不足之处。

其次是资料问题。埃及基督教的史料比较散,需要阅读大量古典及近现代资料,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史料极为有限,加上重要的考古材料奇缺,这也成为本书写作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尽管作者也曾想方设法从国外以及互联网上收集相关资料,但始终不尽如人意,因而也一直引为憾事!

该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涵盖了罗马史、拜占廷史、埃及史和基督教史的相关内容,把握全部细节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关于烦琐、晦涩的教义问题。尽管在书中宗教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但宗教理论的匮乏和教义知识的欠缺始终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

基本史料及国内外研究状况

古代埃及留下了大量的由不同介质记录的、多种语言完成的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翻译并汇编成册,它们与早期教父著作和教会史料一道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原始材料。阿拉伯征服之后,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及其基督教问题逐渐被尘封,进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现代才再度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我国学者涉足相关领域的研究要更晚一些,基本是在近三十年前才开始的。

一、相关原始资料

古代埃及保存下来了许多不同材质的原始文献,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金字塔文、棺文、亡灵书以及大量的纸草文献。所谓“金字塔文”,是指铭刻在金字塔墙壁上的咒语经文,它包含了古代埃及的一些神话传说、天文学、宇宙论、地理和历史事件,还涉及了宗教仪式、祭祀、魔术和伦理道德等丰富的内容。最初经过古代埃及神庙祭司的整理,后来由墨尔塞(Mercer)等人翻译汇编成4卷本的文献。^①“棺文”是指铭刻在石棺或木棺上的咒语文字,主要内容和金字塔文相似,对象多是非皇家成员,目的是为了保佑死者在阴间仍然能够享受其生前的美好生活,免受饥渴和其他灾难。考古发现的此类咒语大约有1000余篇,已经由福克纳(Faulkner)整理汇编成册。^②还有一种类似“棺文”的、通常写在纸草上并被放在死者(贵族)墓中的丧葬咒语汇编,称为《死人书》,或译为《亡灵书》。《亡灵书》的一些文字和插图有时还出现在墓壁和棺材上,或者书写在亚麻布和皮革上,现在也已经由福克纳整理汇编成册。^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大多反映的是法老时代埃及的历史和文化,但从中不难发现埃及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与基督教思想的相似之处。

埃及生产的一种称为“纸草”的水生植物,也成为记录古代埃及文字

① 参见:Mercer, S. A. B., *The Pyramid Texts*, 3 Vols, London, 1952。

② 参见:Faulkner, R. O.,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Warminster, 1973。

③ 参见:Faulkner, R. O., *Book of the Dead*, New York, 1972。

和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材料。^① 最初的纸草书卷均是宗教或半宗教的文献,后来逐渐开始记录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到了罗马—拜占廷时代,成为和羊皮书并列的记录基督教发展的主要介质。学者们利用大量的纸草文献从事埃及历史研究,并把这些纸草翻译汇编成书,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盖洛(Gallo)的《希腊拉丁纸草》、亨特(Hunt)和伊德伽(Edgar)编辑的《纸草选辑》。^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把上述各种材质的文献统一选编成书,如李希特姆(Lichtheim)把其中的文学题材的资料汇编成3卷本《古代埃及文学》^③,而布雷斯坦德(Brested)更是竭力收罗各种文献,最后编撰成5卷本的《古代埃及纪录》^④。以上资料成为研究罗马—拜占廷时代埃及历史的主要原始资料,其中也或多或少包含了埃及基督教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所谓教父的作品和古代教会史著作大都已经被编译、出版,而且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基本上可以查到这些作品的英文译本。这些原始文献也成为研究埃及基督教的第一手资料。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奥立金、阿塔纳修斯等人留下的一些作品,甚至还包括一些圣徒的传记,稍后完成的教会通史类著作也该得到应有的关注。

克莱门特的代表作是他的“三部曲”,即与希腊哲学家风格相似的三大部作品。第一部为《劝勉希腊人》(*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Heathen*),是劝告希腊人皈依基督教和对新皈依者的劝导,该书已经由王来法翻译成中文出版。^⑤ 第二部是《导师》(*Instructor/ Paedagogus*),即基督教伦理和道德手册;第三部是《杂记》(*Stromateis*),收录了克莱门特各种庞杂的

① 纸草是以生长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类似芦苇的莎草科植物为材料,古埃及人取其茎髓切成薄片,压干后连在一起制成光滑的纸草纸(简称纸草)。埃及人用菜叶加烟渣调成墨汁,以芦苇茎做笔在纸草上书写象形文字。其规格不等,视内容的多少而定,长的铺开可达十几米,短的只有几米。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开始使用纸草,后逐渐向外传播到古代希腊和罗马,成为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书写材料。

② Gallo, I., trans. by Falivence and March, *Greek and Latin Papyrology*,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 Hunt and Edgar (ed.), *Select Papyri*,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995.

③ Lichtheim, 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 California, 1974.

④ Brested, J. H.,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5 Vols), New York 1962.

⑤ 克莱门(特):《劝勉希腊人》,王来法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论文。除此之外,还保存下来了两篇布道文,一篇是《富人的拯救》(*Who is the Rich Man Being Saved*),还有一篇名为《论忍耐力:致新受洗者》(*On Patience, to the Newly Baptized*)。以上论著在他的弟子、后来罗马主教亚历山大的著作中大都曾涉及,另外还提到他的一部著作即《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Canon*)。这些著作的英文译本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①,关于其具体内容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有专门的论述。

另一位著名的埃及教父奥立金一生完成了成百上千部论著。他的第一类作品就是给《圣经》做了大量的注释,包括《约翰福音论注》(*Commentary on John*),原书32卷,现存9卷;《马太福音论注》(*Commentary on Matthew*),现存后半部分;《罗马书论注》(*Commentary on Romans*),现存简约本;《所罗门智训论注》(*Commentary on the Song of Solomon*),原书10卷,现存绪论和前3卷。他还有279篇内容涉及《圣经·旧约》的布道文流传下来,其中有21篇是希腊文,剩余为拉丁文著作。此外,他还留下了几篇短论,如《论祈祷》(*On Prayer*)、《殉道礼赞》(*Exhortation to Martyrdom*)和《与赫拉克里德的对话》(*The Dialogue with Heraclides*)。奥立金也留下了一部《杂记》,是对他自己先前作品的注释。^②

作为最有影响的埃及主教,阿塔纳修斯的一生除了用实际行动与阿里乌主义及其支持者作斗争外,还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写下了一些中短篇的反驳阿里乌主义的文章和书信,这些作品现在大都有英文译本,并成为今天研究当时埃及教会历史的第一手和权威史料。包括:《致各教会的公开信》(*Encyclical Epistle to the Bishops Throughout the World*)、《反阿里乌主义者护教书》(*Defence Against the Arians*)、《驳阿里乌主义者的第四次演讲稿》(*Four Discourses against Arians*)和《阿里乌主义者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rians*)等著作。^③

阿塔纳修斯还为与其大约同时代的修道制度的创始人安东尼写作了一部传记,即《安东尼传》(或译为《安东尼生平》),从而使之获得了“修

① 以上关于克莱门特的作品,均见:<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中的相关部分。

② 关于奥立金的作品,均来自于网络,见:<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中的相关部分。

③ 参见: Athanasius: *Select Works and Letters*.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2。来源于:<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4.html>。

道制度之父”的美誉。^① 与后来的教会史中修士写主教生平不同的是,早期埃及教会中是主教和大主教在圣安东尼死后不久就开始记载修士生平。阿塔纳修斯的这部著作也成为研究早期修道生活最主要的史料。

埃及还留下了许多关于基督教圣徒的传记,虽然大都多次经后人编撰,可信度不是很高,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代表性的有集体修道院创始人帕克米乌斯的弟子布哈里克(Bohairic)为他写的传记和贝萨(Bessa)为后来的修道院领袖舍努特写的传记。^② 这些史料为研究集体修道院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文献基础。

对于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教会史家中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教会史》是最权威的史料。^③ 该书记载了基督教从产生到君士坦丁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大迫害”时,尤西比乌斯曾流亡埃及,因此其著作中有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埃及基督教会。据尤西比乌斯记载,埃及的基督教是由圣·马可在公元41/42年传入的,并在亚历山大建立了教会。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中还记载了潘太努斯建立基督教教理学校以及克莱门特、奥立金等伟大的神学家的贡献。可能因为奥立金后来流亡到凯萨利亚的缘故,尤西比乌斯更是用大量的笔墨对他进行了描述。

继尤西比乌斯之后,又有几部古代教会史著作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历史的原始材料。一部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7卷本《教会史》一书,记载了从305年至439年的教会历史和世俗社会的重大事件;大约同时代的教会史家索卓门诺斯(Sozomenos)所著的9卷本《教会史》,从324年写起一直到443年,补充了尤西比乌斯之后教会历史的内容;6世纪拜占廷史家埃瓦格留斯(Evagrius Scholasticus)所著的6卷本《教会史》涉及431年至594年的历史事件,并汇编了这一时期的教会文献。^④

① Athanasius, trans. by Gregg, *The Life of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 New York, 1980.

② Bohairic, trans. by Veilleux, *Life of Pachomius*,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0; Bessa, trans. by Bell, *Life of Shenoute*,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3.

③ Eusebius, trans. by Kirsopp Lake,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usebius, trans. by J. E. L. Oulto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以上三部教会史原始资料,可以参见:Socrates, Migne(ed.),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London, 1853; Sozomenos, trans. by Walford,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ine Books*, London, 1846;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 by M. Whitry,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这些著作都以整个拜占廷帝国为主体,从中也可以找出与埃及教会有关的史料。

阿拉伯征服之后,埃及基督教逐渐从主流走向边缘化,很少再有人提及。只有8世纪的科普特教会尼库主教约翰的《编年史》记载了此前科普特教会的发展,该书也成为了解拜占廷帝国统治后期埃及教会历史的重要史料。^① 此后的古代埃及历史及其基督教问题几乎无人问津,直到现代,学者们才重新开始关注这段历史。

二、近现代国外学者的研究述评

近现代学者对罗马—拜占廷时代埃及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罗马史研究取得大量成就、拜占廷学研究开始三个世纪后,埃及学诞生近百年时的20世纪初才有专门性的论述。^② 在借助大量考古证据、主要是纸草文献的前提下,德国学者格尔泽(Gelzer)于1909年对拜占廷埃及的政治和社会作了概括性论述,这或许应该算作该主题研究的开山之作。^③ 三年后,法国人马斯帕罗(Maspero)对这一时期的军事组织进行了汇总研究;在他临死之前(1923年)又基本完成了关于亚历山大教会史的手稿。^④

对于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自1914年创刊以来,连续登载了26期有关“基督教埃及”的考古成果和参考书目,并以年鉴的形式展示给读者。^⑤ 遗憾的是,尽管该杂志至今还刊登有关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考古学成果,但

① 参见:John of Nikiu, Trans. by Charles, R. H.,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London and Oxford, 1916。

② 应该说,之前的一些罗马—拜占廷著作中也或多或少提到了一些当时埃及的内容,但并未对埃及本身作真正系统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如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5—1906。该著作有中文节译本,参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和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③ Gelzer, M., *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 Aegyptens in Leipziger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Vol. XIII, Leipzig, 1909。

④ Maspero, J., “Organization militaire de l'Égypte Byzantine i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fasc. 201, Paris, 1912; “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xandrie i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fasc. 237, Paris, 1923。

⑤ 参见: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1—26, London, 1914—1941, 该杂志在1941年以前一直辟有专门的Bibliography: Christian Egypt栏目。